

公孙灶铜壶是春秋时期齐国一件青铜器，现藏山东博物馆。它以壶颈部三十九字铭文首句“公孙灶立事岁饭者月”得名，也以第二句出现的“公子士折”（或释为“士父”“士斧”）称作公孙士折壶、公孙士父壶。只是公孙士折文献中查不到，而公孙灶《左传》有载，为齐国王室成员。故后者虽是铜壶制作者，命名也多倾向前者。“公孙灶立事岁”表明制作时间在公孙灶当权之时。一个权臣当权怎么成为纪年标志？齐国国君被置于何地？这把铜壶揭开了齐国那段不堪回首的动荡岁月。

□张漱耳

崔杼弑君 庆封灭崔

铜壶所记的“公孙灶立事岁”时，姜太公受封齐国正好500年。大的历史背景是：周天子受制于诸侯国，诸侯国大权旁落于卿大夫，偶遇有作为的国君，也就某一段控制局势，一旦到国主更替或者昏庸时，卿大夫便登台呼风唤雨，左右国政。而齐国尤甚，这时刚刚终结“崔（杼）庆（封）之乱”。

公元前554年春夏之交，齐国大夫崔杼乘齐灵公疾病缠身卧床不朝，暗中将流放东境的原太子吕光接回临淄复立太子，吕光朝堂之上斩杀了灵公宠妾戎子，灵公闻讯气得吐血而亡。掌握实权的崔杼拥立吕光继位，是为庄公。

不想没过多少日子，庄公与崔杼妻子棠姜私通。说来这棠姜着实漂亮，她原嫁棠公，生育一儿，丈夫去世后，崔杼来吊唁看上了这个貌美的寡妇，让她改嫁自己。庄公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后，依仗是一国之君，每次到崔杼家满足淫欲后都不避人，拿崔杼的绿色帽子赏赐他人。崔杼里子面子都没了，就与棠姜谋划了一出春秋版“仙人跳”，在家干掉了庄公。崔杼继位庄公之弟姜杵臼为新国君，是为齐景公，自己担任右相，庆封担任左相，依旧实权在握。

然而不久，崔杼后院起火。他和第一个老婆生的两个儿子崔成、崔疆与和棠姜生的儿子崔明，以及棠姜带来的前夫儿子棠无咎互争家产结怨。崔成、崔疆找左相庆封帮忙，杀了棠无咎和他舅舅东郭偃。崔杼家里乱了套，来向庆封诉苦。庆封说，崔庆两家一体，我给你教训俩逆子！崔杼同意了。崔氏父子也太天真了，政敌作盟友。庆封可是非心慈手软之人，直接派兵让崔成、崔疆领了盒饭，并抢走全部家财。棠姜绝望上吊自缢。崔杼回来一看，家毁人亡，后悔自己愚蠢，引狼入室，也跟着上了吊。

赶走庆封 还政景公

庆封灭掉同僚，独专齐政，君权继续旁落，景公如前，系在位傀儡。时铜壶刻名的公孙灶和他弟弟公孙蛰均为卿大夫，他俩作为曾是国君的齐惠公之孙，时刻想着改变齐国这一政治生态。

恰好庆封掌权后荒淫放纵，落下口实。庆封到投靠自己的武臣卢蒲葵家里喝酒，卢蒲葵出来敬酒，庆封一眼就喜欢上了。于是家也不回了，把国政交给儿子庆舍，住到人家，还将妻妾唤来卢家，他和卢蒲葵的妻子淫乐，卢蒲葵则和庆封妻妾暗通，两下各无禁忌。

公孙蛰、公孙灶私下予以指责，时常发泄对庆氏为政的不满。庆封得知，问计卢蒲葵：子尾、子雅（公孙蛰与公孙灶的字）对我不满了，怎么办？

卢蒲葵答：不满就杀了他，怕什么！原话：“怒则杀之，何惧焉！”

但卢蒲葵随后把这个情况告知哥哥卢蒲葵。卢蒲葵认为有机可乘，便利用他们的矛盾挑事。他谎称庆氏要攻杀“二惠”。公孙蛰大怒，声称庆封与崔杼一同弑杀的庄公，崔

这件给女儿陪嫁品，让我们窥见一段动荡历史

——小记山东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『公孙灶铜壶』



公孙灶铜壶，现藏于山东博物馆。

氏已被消灭，庆氏居然还当权，我等当为先君报仇！互相商定，一有机会就下手推翻庆氏。

秋八月，庆封带本族人庆嗣、庆遗，前往东莱（今昌邑县东南）田猎，朝中只留庆舍，正是可乘之机，遂决定在齐景公到太庙举行祭祭大礼时拿下庆舍。

尝祭这天，齐景公与诸大夫来了，庆舍主持典礼。棠、高、陈、鲍四族家丁包围了太庙。卢蒲葵站立庆舍身后，倒持寝戟，暗向公孙蛰示意。蛰派随从抽掉挡门的木棍，家丁蜂拥而至。庆舍惊慌站起，然而不等他完全离开座位，卢蒲葵就用戈从背后刺入其肋部，旁边一人则用戈砸他左肩。庆舍负痛以右手拿起俎壶，砸死一人后，终因重伤，大叫一声，气绝身亡。

景公见此情景，惊慌失措，就要逃避。有臣贴耳密奏：这都为了您啊，诛杀庆氏安社稷！齐景公这才放下下心来。

庆封田猎回来路上遇庆舍家丁，听说儿子被杀，带人火急赶到临淄，全力攻打西门。城中防守严密，久攻不下，他身边的随从士卒渐渐逃散。庆封见势不妙，掉头逃奔鲁国。

齐景公派使者去鲁，要求绑庆封送齐。庆封得到消息，如丧家之犬，又逃至吴国。

“二惠竞爽”以卿纪年

驱逐庆氏事件发生于前544年，庆封灭崔杼仅一年。齐国重新洗牌，“二惠”执政，宣布崔杼、庆封罪行，“陈庆舍之尸于朝以徇”，即把庆舍尸体于朝堂陈列示众。诸大夫把崔杼、庆封封地都瓜分殆尽。因庆封不少家财在卢蒲葵家，认定卢蒲葵也有罪，将他流放北燕（北京一带）。

“二惠”上台后，还权齐景公，起用晏婴为相国。可这也仅是名义上如此，没有根基的齐景公，沿用着实权人物说了算的蛰伏状态。故这一时期还是以实际掌权的卿大夫执政的年份纪年。没办法，这是齐国公室

衰微、卿大夫专权的现实反映。

公孙灶与公孙蛰作为齐景公的叔祖辈，共同执政到公元前539年，约6年光景。随着这一年公孙灶病故，晏婴发出了“又弱一个焉，姜其危哉！”的悲叹。

相关记载见左丘明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：子雅卒。司马灶见晏子曰：“又丧子雅矣。”晏子曰：“惜也。子旗不免，殆哉！姜族弱矣，而妨将始昌。二惠竞爽，犹可，又弱一个焉，姜其危哉！”“二惠竞爽”成语即源于此。“爽”，俊迈不群之意。二爽，喻兄弟二人一样杰出优秀。

这一段大意为：齐公孙灶去世。大夫司马灶进见晏子，说：“又失去子雅了。”晏子说：“可惜呀，他儿子旗恐怕也不能免于灾难，危险啊！姜姓氏族衰弱了，不过妨氏（即陈氏，妨系陈氏起源）将要开始昌盛。惠公两个子孙还能够维持姜氏，又失去了一个，姜氏危险了啊！”

晏婴这番话表明，他对妨姓陈（田）氏代姜深深的忧虑。“二惠”时期，公孙灶掌管朝政，公孙蛰主管外事，合作无间，才压制着其他贵族的势力。在晏子看来，“二惠”都在，才能维系姜吕短暂的稳固。

果然，公孙灶去世后，仅剩公孙蛰一人，姜吕力量被削弱。待到公孙蛰也去世后，“二惠”之子继任，不堪大用，很快被田桓子（田无宇）驱逐，“田氏代齐”的伏笔就在此时埋下了。

至此补叙国相晏婴几笔。灵公时代就接班老父亲的晏婴，崔庆之乱时为齐国上大夫。没被加害，可能忌惮其声望，或是晏婴采取的超然事外态度所致。须知，春秋中晚期，周室衰微，“礼崩乐坏”，卿大夫家族不遵君臣名分，掌控着国家实权。他们有独立的行政体系，有私属武装，有封邑，王室已不能与之分庭抗礼。在卿大夫主导的新秩序下，国君都沦为傀儡，何况士大夫。即便他是“二惠”时代的国相，但家族不在最强大的卿族之列，其权力基础有限，也撼动不了卿大夫集团。

意识到贵族权力私有化已是历

史所趋，无法逆转，晏婴对后来田氏、鲍氏或栾氏、高氏之间的卿大夫争斗，采取了中立态度。《左传·昭公十年》记载了晏婴回答家徒的三组对话，就是注脚。逐录如下：

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，四族召之，无所往。其徒曰：“助陈、鲍乎？”曰：“何善焉？”“助栾、高乎？”曰：“庸愈乎？”“然则归乎？”曰：“君伐焉归？”

面对家徒第一问，帮助陈（田）氏、鲍氏吗？晏婴答：两家有什么出众之处值得去帮呢？第二问：那是否帮栾氏和高氏？晏婴答：难道他们就比陈（田）氏、鲍氏强吗？第三问：既然谁都不帮，咱回去吧。晏婴答：国君被臣攻伐，能回哪儿呢？

前两个回答，体现了晏婴不偏不倚，表明他对四大家族的动机有清醒认知。从最后一个回答则看出，晏婴的立场还是忠于王室的。例如当年他预见到“齐政将归陈氏（田氏）”，多次劝谏景公以礼制约束田氏，惜景公都当作耳旁风，以致预言后来应验。

壶出临朐 验证齐史

现在，回头解析一下“公孙灶壶”。此壶使用的就是实际掌权卿大夫执政纪年，即“公孙灶立事岁”。“立事”即“莅事”，与“岁”连，就是公孙灶掌管国家政务时。

铜壶通梁高44厘米，器高29.7厘米，口径8.5厘米，腹径19.6厘米，足径10厘米，重2.8公斤。口圆形，配盖，盖中央有做工精巧的环形钮，以铜环将壶身与提手连接。这种提链壶一般都具有水器匠的功能，与盘组合使用，因此有理由判定是盛酒器。壶颈较长，腹部鼓起，中段饰有两道凸弦纹。矮圈足，腹部一侧有一环鼻。

铭文阴刻，刻于颈外部外侧，字体纤细，为铸后镌刻，反映了春秋铁质工具普及后，青铜器的铭铸由“铸铭”向“刻铭”转变。

铭文计6行37字（不含子孙两个重字）：“公孙灶立事岁，饭者月，公子士折作子中姜盘之盘壶，用族眉寿万年，永保其身，子子孙孙永保用之。”

头二十字就将制作时间、制作者以及为谁而制说得明明白白。这便是：公孙灶主持政事期间，公子士折在掌管膳食的那个月里（饭者月），为（二女儿）中（仲）姜制作了盘壶。

公孙灶执政始末发生的大事件前文已叙。铜壶制作者公孙士折虽无片字记载，仅据铭文，当为与公孙灶、公孙蛰同时期担任轮流“饭者”官职的贵族，中（仲）姜乃其要出嫁的女儿。说明公孙士折与姜姓王室有血缘关系，壶是给女儿的陪嫁。

鉴于铜壶出土临朐县冶源街道西朱阳，推论公子士折二女儿就嫁附近。齐国始封昌乐营丘，临朐系近邻，这时极有可能已成为某个贵族的封地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必然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，贵族之间通婚更是不足为奇。

据考，器物是1963年当时隶属杨善公社的西朱阳大队，组织社员于村南修挖水渠时挖出的。铜壶躺在一处春秋古墓陪葬坑中，同时出土的还有鼎、编钟、戈、车马器等，构成了一组较为完整的随葬器物，说明墓主人身份较高。青铜器物中，惟公孙灶铜壶有铭文，成为确定公孙灶主持齐国事务、研究齐国纪年方式与社会礼制、贵族婚姻墓葬制度，以及工艺演变多方面的实证。它所具有的历史断代价值、社会科学价值、艺术价值等均属顶级。1996年全国馆藏文物定级、依据标准，被正式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